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5.007

论琼斯《乡村梦想》的自闭症主题^①

张加生,林宝琪

(1.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2.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乡村梦想》是澳大利亚新生代浪漫主义作家琼斯的代表作,小说延续了作家对澳大利亚乡村爱情和社会问题的一贯关注。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在浪漫爱情叙事主线背后还隐含着一条以自闭症为主题的隐性叙事。威尔作为一个有着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自闭症患者,其自闭症不仅给家人带来多重影响,也将澳大利亚西部乡村自闭症这一隐性生存群体的艰难生存现状及被社会忽视的严峻现实置于公众视野。威尔的自闭症与蒙蒂的农场梦、威尔的自闭症与菲斯的慈善梦、威尔的自闭症与父母的康复梦是小说建构的三重梦想,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小说关于自闭症群体在澳大利亚西部乡村隐性生存之境危害性的深层忧思。作家对澳大利亚西部自闭症的关注体现了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担当和社会担当。

关键词:澳大利亚;蕾切尔·琼斯;《乡村梦想》;自闭症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5-0044-07

蕾切尔·琼斯(Rachael Johns, 1977-)是当代澳大利亚以创作乡村爱情主题而知名的小说家。她17岁开始写作,处女作《被遗弃的情人》(Jilted, 2012)获得“澳大利亚读者协会乡村小说奖”,该小说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她的创作才能,最近几年,更是笔耕不辍,屡有佳作问世。最新小说《佩特森家的女孩儿们》(Patterson Girls)更是获得了“2016年度澳大利亚通俗小说奖”,成为当前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乡村浪漫作家。琼斯的小说背景大多以澳大利亚西部乡村为背景,以描写年轻人的浪漫爱情为主题。她的小说文笔轻松、文字自然流畅,尤其是对充满田园色彩的西部绮丽和浪漫爱情的描写常常让读者徜徉在对澳大利亚西部乡村的浪漫向往中,缱绻不舍,深受读者喜爱。不过,如果停留在小说文本表面就很难发现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背后,作家琼斯蕴含着对澳大利亚乡村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所有小说,都是立足于一定社会语境,从独立角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①。一部好的小说,

更是如此。正如徐德林在评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城市与乡村》中所担心的那样,“看似浪漫的田园梦可能不仅含有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新的欲望空间的危险”^②。琼斯的《乡村梦想》(Outback Dreams, 2013)表面上是一部关于澳大利亚西部乡村的浪漫爱情小说,更深层次的则是一部将澳大利亚乡村儿童自闭症问题带进公共视野的严肃小说。

小说《乡村梦想》以澳大利亚丛林乡村的青年男女蒙蒂(Monty)和菲斯(Faith)的乡村梦想与爱情为主线,在以梦想与爱情为主题的叙事背后隐藏着一个隐性叙事:蒙蒂弟弟威尔(Will)的自闭症对父母、哥哥、朋友等人的影响。借助威尔的自闭症对家庭、尤其是对他哥哥蒙蒂的影响的叙述,作者将当代澳大利亚西部乡村儿童自闭症这一严肃社会问题置于公众审视视野。在前言部分,作者坦言她的次子在学校曾因举止不太正常,

① 收稿日期:2019-05-2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WW05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200);2017年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基金(2017M610248);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KYCX18_2393)

作者简介:张加生(1977-),男,江苏东台人,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① Glicksberg, Charles I. *Literature and Society*. Dordrecht, South Holland: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972, p.118.

② 徐德林:《乡村与爱情关系史书写:以情感结构为方法》,《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一度被老师和同学怀疑患有自闭症,虽然最后被确诊为正常,但她很清楚,“如果儿子真的被确诊为自闭症的话,不仅是对他自己,也必将对父母和他的兄弟带来影响”,所以,“我想写一部探讨自闭症主题的小说,在小说中,我给予主人公蒙蒂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弟弟,并且,让蒙蒂在各方面深受其影响”^①,意在引起社会对儿童自闭症群体的关注和重视^②。

爱情与梦想是小说《乡村梦想》的主旋律,但是隐隐穿梭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威尔的自闭症却更加牵动读者的心。本文从威尔的自闭症与蒙蒂的农场梦、威尔的自闭症与菲斯的慈善梦、威尔的自闭症与父母的康复梦三方面探讨威尔自闭症对家庭的影响、威尔自闭症内心无可言说的伤痛及其被社会忽视的冷峻现实,分析作家用文学切入社会问题的责任与担当。

一 威尔的自闭症与蒙蒂的农场梦

小说伊始,蒙蒂以回忆的方式告知读者他有一个自闭症弟弟,以及弟弟给他的童年和成年生活带来的影响。小说最后,随着他农场梦的实现和威尔自闭症的彻底康复,他若有所思,意识到此前对弟弟不够理解和不够尊重、对弟弟怨恨态度过于自私、对父母为威尔康复所做努力的腹诽之处有失偏颇。小说以蒙蒂的农场梦想为叙事主线,将自闭症弟弟威尔对蒙蒂的影响以隐性叙事方式呈现,表明自闭症患者的隐性生存以及自闭症影响的隐性特征。

首先,威尔的自闭症对孩提时代的蒙蒂影响。威尔3岁被确诊为自闭症,那时蒙蒂8岁。但是小时候,“每顿饭吃什么,节假日去哪里度假,甚至在家里播放什么音乐,(都得小心翼翼),(因为)一旦有一点不对,威尔的情绪就会崩溃”。并且,“大家都忙着照顾威尔,没人会理到我”。这些让孩提的蒙蒂就对弟弟威尔有着怨愤,并由此怨恨他的父母。由于威尔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护,蒙蒂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尽管他也隐约感受到威尔需要父母更多的照顾,可是免不了嫉妒。正如他对菲斯所说:“我也很爱他,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和一个自闭症弟弟一起成长是什么感受,父

母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首先是他。”显然,同样是孩子的蒙蒂一样渴望父母的关爱,自闭症弟弟剥夺了他很多童年应有的欢乐。当菲斯问蒙蒂“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家庭度假是哪一次?”的时候,蒙蒂一下子陷入了旅行的伤痛记忆,

“度假对于威尔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去国外度过假,因为威尔不能坐飞机,因为他受不了机舱的压力和拥挤的空间,记忆中,全家有一次去悉尼度假,但每天更换旅店让旅行变成了灾难,回来后,父母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去这种超过一天的旅行了。”

威尔对蒙蒂童年的伤痛记忆使得蒙蒂对弟弟满腹不满。虽然蒙蒂也时常反思自己对弟弟威尔的态度,“我知道我这样想很自私,也很恐怖”,不过,小说没有苛责蒙蒂对威尔的自私和不满,而是重在描写威尔对蒙蒂带来的童年伤痛记忆。这显然是作家的反讽,表明作家对自闭症患者在家庭中、在社会上得不到充分关照,反而成为被苛责对象现实的批评,威尔自闭症对蒙蒂的隐形影响凸显了澳大利亚乡村中自闭症患者不为家庭、不为社会了解的严峻现实,这种不了解只能加剧自闭症症状。毕竟,蒙蒂可以向父母、向朋友倾诉弟弟给他带来的种种苦痛,谁又能理解威尔的内心呢?小说中,只闻蒙蒂对威尔的抱怨,抱怨弟弟对他、对家庭无处不在的影响,威尔一直只是文字背后的隐性存在,是“他者”,是被凝视的对象。蒙蒂的抱怨背后,让人感受到的是威尔作为自闭症患者“不在场”的无声和无奈。这种反抗虽无声却又力透纸背。小说以梦想为主线、以自闭症为隐性的双重叙事,颇富张力,揭示了作品深刻的主题意义。

其次,为了治疗威尔的自闭症,父母变卖农场对蒙蒂的影响。在孩提的蒙蒂看来,这是弟弟威尔对他伤害最深之处。为了更好地治疗威尔的自闭症,蒙蒂父母未告知蒙蒂就将农场卖掉,蒙蒂为此大发雷霆,摔门而走。“怎么会卖农场呢?这可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蒙蒂习惯了澳大利亚乡村宁静、安详、自由的农场生活,厌恶城市生活。在他看来“城市有什么好?一眼望去,就是

^①Johns, Rachael. *Outback Dreams*. Sydney: Harlequin MIRA, 2013, p.5.(本文引用该书的不再另行做注)

^②贺荟中,洪晓敏:《近十年国外自闭症儿童重复行为干预的实证研究进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傻乎乎的高楼大厦和一个人耗费一辈子也逛不完的商店”。传统上,农场在澳大利亚乡村是“最大的财富源泉、是身份和威望的象征,对习惯了澳大利亚乡村生活的人来说,农场上的放牧生活,无疑是财富中的财富,因为那是最浪漫、最令人向往的生活”。一方面,他对弟弟给他带来的童年伤痛记忆颇为无奈,“多少次,我多么希望我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可以一起打架、一起开玩笑、一个不必走到哪儿都得跟别人解释的弟弟或妹妹,虽然我为自己的自私想法而感到恐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佩特森(Banjo Paterson)的丛林诗歌“‘丛林上的克兰西’(Clancy of the Overflow)让他深深眷恋上澳大利亚丛林乡村”,坚定了他的农场梦。农场构成了他生命的全部渴望和希望。得知父母变卖农场消息的瞬间,他看不到父母为了弟弟自闭症的迫不得已,看到的是父母“从不考虑他的未来”,他拥有一片农场的梦想也因此被彻底激发,“当他的同学们毕业后都在疯狂地聚会、聊天的时候,他却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建筑、放牧、捕鱼,只为一个梦想,买一座与父母卖掉的一样大的农场”。“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澳大利亚梦:拥有一座自由独立、自给自足的农场。”^①农场梦是澳大利亚梦的一部分,这与澳大利亚历史相关,农场梦的深层内涵源于澳大利亚长达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随着大批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澳大利亚大陆广阔无垠的丛林、漫山遍野的奇花异草、绮丽多姿的田园风光就“成为了英国贵族绅士觊觎不已的公园”^②。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后五十年社会中弥漫的浓郁的“文化自卑”^③导致澳大利亚文化传统的“唯英国马首是瞻”,这构成了澳大利亚独特农场梦的深层焦虑:拥有农场不仅象征着自由、独立,也象征着尊贵身份。因而,蒙蒂自小的农场梦不难理解也无可厚非,但农场梦让他置亟待关注的自闭症弟弟全然不顾的冷漠令人深思,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塑造出威尔的自闭症逼出了蒙蒂的农场梦,以轻松的笔触讲述了蒙蒂的农场梦和自闭症弟弟急需家庭与社会关注的强烈对抗与冲突。

此外,威尔自闭症让蒙蒂对婚姻踌躇不前,让他对生孩子充满恐惧。当蒙蒂南下去看一片心仪的农场时,农场主蒂姆(Tim)希望买主是真正喜欢农场、有志管理农场、能在农场上经营生活的夫妇。他不希望他的农场被工业开发,从而成为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农场主必须清空农场上一切,剩下的交由拖拉机接管,这种破坏农场土地的行为,将农场主以及他们祖祖辈辈的汗水和血泪一夜之间化为乌有”^④的悲剧。情急之下,他让菲斯冒充他的女朋友陪他去。当晚,两人释放了自小就产生的情愫和所有的青春激情。当后来菲斯兴奋地告诉蒙蒂她可能怀孕的消息时,蒙蒂却陷入了退缩和彷徨。他担心孩子会不会和威尔一样(患有自闭症),如果那样,他不确信自己会像父母为了威尔一样倾其所有;他更加“自私”的担心是,他可能会要为此卖掉他拼命工作、耗费10年心血才买下来的农场。想到这里,“蒙蒂开始理解父母为了威尔做出的牺牲”。由于担心孩子会是自闭症患者,蒙蒂拒绝与菲斯结婚,二人的关系也因此一度跌至冰点,威尔自闭症给他带来的影响由此窥见一斑。

蒙蒂在菲斯的劝导下,逐渐认识到自己对弟弟的种种自私。经过10年的奋力打拼,蒙蒂终于买到了满意的农场。在实现他的农场主梦想后,蒙蒂对那些原本应该属于他,但是因为威尔自闭症而失去的不再耿耿于怀,“通过自己努力拥有一片农场感觉真棒,与你天生是拥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威尔来到农场上与他相处的两天里,蒙蒂发现经过多年的治疗,威尔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在他们即将分别的时候,威尔给了蒙蒂一个拥抱,“那一刻,蒙蒂为威尔感到自豪,为父母的付出自豪”。这一简单自然的拥抱,有着诸多超越文本之外的意义,要知道对于自闭症患者而言,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非吴越同舟不可达。

小说中,蒙蒂孩提不懂事的自私、奋力拼搏只为梦想的自私、婚姻面前踌躇不前的自私无不谴责着当代澳大利亚乡村的浅陋,这与城市生活的

①Morgan, Patrick. "The Australian Dream." *Quadrant*, 1975(6):63.

②Morgan, Patrick. "The Australian Dream." *Quadrant*, 1975(6):64.

③O' Hearn, D.J. "Weeds Grow over a Culture's Hopes." *National Times on Sunday*, 1986(11):35.

④Glücksberg, Charles I. *Literature and Society*. Dordrecht, South Holland: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972, p.121.

功利、愚蠢无异,在自私面前,威尔的自闭症却成了蒙蒂自私追求的绊脚石,令人愤慨;自闭症患者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却变成了乡村自私、偏狭生活的群体消费,令人唏嘘。

二 威尔的自闭症与菲斯的慈善梦

澳大利亚农场是男性宣示独立、畅享自由的理想栖居之地,但对女性而言,则是另一回事。女权主义在澳大利亚联邦独立过程中取得实质性进步,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女性获得选举权的国家。因而,澳大利亚女性在国家、社会、家庭事物中与男性一样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小说中,农场上枯燥、残酷的生活几乎摧毁了菲斯的所有梦想。母亲去世后,她每天在农场上给父亲和哥哥烧饭、洗衣、挤奶,即便这样,父亲和哥哥依然对她大加呵斥,菲斯因看不到未来而沮丧不已。

不过,菲斯与蒙蒂青梅竹马,自小经常自由出入蒙蒂家。这一过程中,菲斯发现,蒙蒂家的“厨房餐桌上的容器总是排列整齐,食品柜里的容器按大小顺序摆放,并且标签都一致朝外,看起来就像是艺术品”。这个细节让菲斯有意留意起威尔的生活习惯,发现他“每天早晨都会拿一个一次性的包装袋,放到同一个微波炉里,精准无误地等上一分钟,站在那吃完,然后收拾得不留一丝痕迹”,还有“威尔喜欢养蜘蛛当宠物”的习惯都让观察细致的她意识到威尔的异于常人之处。她同时也发现威尔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最有趣的人。“他三岁时就能流利背诵字母表,现在更是能够用多种语言读写,并且对各种语言的历史如数家珍。”只是,威尔“不愿或者不能够与人正常交往”,人们很难接触和理解他。“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很难发现自闭症,只是将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礼貌行为”^①,在日常相处中,敏锐、细心的菲斯感受到威尔作为自闭症患者不被他人理解以及渴望过上正常人生活的内心,这催生了菲斯的慈善梦想。这一方面源于她逃离农场枯燥、乏味生活的内心渴望;另一方面源于她作为澳大利亚女性,渴望实现自己价值的内心。正如前文所

及,自 19 世纪 90 年代起,“澳大利亚女性在社会事务上就非常积极,不断为女性争取新的社会地位”^②,以证明女性的社会价值。

菲斯的慈善梦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叙事主线。在一次参加珀斯女子学院校友会时,同学们都在畅谈理想和人生,他们组织的各类社会活动和经历让菲斯羡慕不已,也坚定了她逃离农场、追求自我的梦想。这次同学会,“成为菲斯生活的转折点,给她的人生带来重要影响”。同学们为乳腺癌患者、女性弱势群体、遭遇家庭不幸人群举行的慈善募捐最终激发了菲斯的梦想,“我要为威尔组织一场更为迫切的活动,因为他内心一直都在为别人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他而抗争,我要通过这场活动来告诉他,他有多棒,向他表达敬意”。

在威尔家中看到的一张“自闭症陪伴犬”宣传单坚定了菲斯的慈善梦想。“跟威尔相处时间长了,你才会知道他生活有多不易,人们不愿意接受他的(不同)、不愿意尝试去理解他,当我看到这些特殊训练的狗,就知道一定对威尔有帮助。”慈善募捐一方面可以通过募捐款为威尔购得“自闭症陪伴犬”;另一方面,菲斯希望通过组织募捐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患者,了解自闭症患者的内心,从而关爱、接纳和尊重他们。

菲斯的慈善募捐活动在乡村伙伴情谊的无私支持下大获成功。丛林伙伴情谊(bush mateship)是澳大利亚早期丛林人在荒野孤寂的丛林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互助互帮的坚贞友谊。在星空灿烂的 19 世纪 90 年代,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佩特森(Banjo Paterson)、欧吉尔维(Will Ogilvie)、亨利·劳森(Henry Lawson)、博阿克(Barcroft Boake)等作家都通过他们的丛林作品颂扬了澳大利亚丛林人的伙伴情谊,使得丛林伙伴情谊一度成为澳大利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立联邦国家的政治宣言,这一精神已内化为澳大利亚乡村的处世行事方式。在得知菲斯的慈善梦想后,她的丛林伙伴亚当、西蒙、弗兰克、瑞恩等都竭尽所能,提供无私支持。他们提供场地、购买食品、舞台布

^①Hoogsteen, Lindsey. & Woodgate, Roberta L.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arenting a Child with Autism in Rural Area: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Pediatric Nursing*, 2013(5):234.

^②Schaffer, Kay. *Women and the Bush: Forces of Desire in the Australian Cultural Tradition*.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79.

置等让菲斯大为感动,西蒙更是将自己收藏的艺术品献给菲斯供其拍卖,为威尔募捐;不仅如此,“当天,整个本耶普湾小镇上半数以上的人都来到了活动现场,准备随时提供帮助”,澳大利亚乡村延续着的忠贞互助的伙伴情谊帮助菲斯的慈善活动大获成功,也见证了伙伴情谊在今天澳大利亚中的传承。

得益于菲斯慈善活动募捐的“自闭症陪伴犬”,威尔的自闭症康复颇为顺利,这让菲斯欣慰不已。当威尔告诉菲斯“我在一家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工作”时,菲斯兴奋得热泪盈眶,“你太棒了”。小说最后,蒙蒂告诉菲斯,“威尔现在很不错,他现在每周可以与女朋友碧帕(Pippa)单独呆在一起两个晚上,他们正为独立生活不断努力,他们最近还养了一条狗”,威尔自闭症逐渐康复并正常人的生活无疑是对菲斯的最大慰藉。“每当菲斯想起威尔和碧帕在康复道路上走出了这么远,她就感到很开心,蒙蒂对威尔态度和情感的变化让她感到自豪。”菲斯一方面为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威尔不断康复自豪,另一方面也为自己作为“女性一样可以在光亮耀眼的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价值”^①而自豪。

小说中,菲斯的梦想和威尔的康复依然以显性和隐性叙事方式并置,威尔自始至终“缺席”。“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②,即作为个体的菲斯的慈善梦,实现了她作为丛林女性的社会价值;威尔作为社会自闭症个体的隐性存在,是处于失语状态这一群体的生活缩影,从隐性叙事中看到他们成为社会家庭的难以承受之重凸显这一社会现象的严峻性。菲斯的慈善梦治愈了威尔的自闭症,因为她了解威尔的内心,但自闭症群体的难以承受

之重仅凭菲斯个人努力显然微不足道,小说从侧面呼吁社会对这一群体予以关注。

三 威尔的自闭症与父母的康复梦

澳大利亚是一个地广人稀、高度发达的沿海国家,“只有17%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偏远的丛林内陆乡村”^③。澳大利亚乡村生活宁静自由、远离尘嚣,没有城市的吵闹与喧嚣。进一步说,澳大利亚作为有着深厚丛林(乡村)传统的国家,早期殖民拓荒者“凭借诚实劳动安定下来,在(偏僻)陌生的(丛林)世界开辟新的生活,他们的人生经历无不体现了早期澳大利亚人开拓进取的精神”^④,为澳大利亚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小说背景设置在西澳乡村,西澳最大的城市珀斯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孤独的城市,西澳地广人稀的乡村生活更是孤寂无比。缺乏广泛人际交流的农场生活也给衣食无忧的澳大利亚乡村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人的社会属性,注定了人际交流的缺乏必然会带来内心的苦闷、虚无和孤独感;而孤独的生活环境是诱发不易被察觉的儿童自闭症的一个因素,也是加剧先天性自闭症症状的因素。对于自闭症而言,越早确诊,结果越好,但是“在澳大利亚乡村,自闭症患者没有城市里的教育与医疗条件,交通不便且缺乏早期儿童治疗设施等”^⑤,也“很少有诊所可以诊断出儿童是否患有自闭症”^⑥。更严重的是,“澳大利亚西部乡村严重缺乏教职员一直是澳大利亚政府头疼的问题”^⑦。小说中,作家琼斯也直指问题的症结——“澳大利亚政府对自闭症患者治疗资金支持很少”——这也是澳大利亚乡村儿童自闭症患者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政府资助有限,这并没有阻止威尔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为威尔康复。”

①Glicksberg, Charles I. *Literature and Society*. Dordrecht, South Holland: 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1972, p118.

②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③Trinidad, Sue; Broadley, Tania; Terry, Emmy; Boyd, Don; Lock, Graeme; Byrne, Matt; Sharplin, Elaine and Ledger, Sue. “Going bush: Prepar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teach in regional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n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ural Education* 2012(1): 41.

④杨保林:《〈迷失之声〉与“澳大利亚梦”》,《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⑤Farmers, Judy. “Understanding Autism and understanding my child with Autism: An evaluation of a group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 in rural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Rural Health*, 2013(21):21.

⑥何路曼:《比世界慢四年 澳自闭症儿童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中国新闻网 2016年12月7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12-07/8086591.shtml>.

⑦Trinidad, Sue; Broadley, Tania; Terry, Emmy; Boyd, Don; Lock, Graeme; Byrne, Matt; Sharplin, Elaine and Ledger, Sue. “Going bush: Prepar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teach in regional Western Australia.” *Australian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ural Education*, 2012(1): 40.

自闭症患者往往表现出易生气、易发怒、易烦躁的情绪,甚至会有些反社会的强迫性行为,因而,自闭症患者往往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诸多挑战和困难”^①,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②。正如小说中所说,“凡事稍有不顺,威尔情绪就会陷入崩溃”。因而,自闭症患者会导致“父母日常生活混乱、情绪紧张、以及其他种种正常家庭难以想象的困难”^③。威尔自闭症甫一确诊,他的父母就着手了解关于自闭症方面的知识,不停地在本耶普农场和珀斯间来回奔波,四处咨询专家意见,走上康复威尔自闭症的梦想之路。最终,“因为昂贵的治疗费用和艰辛的旅途,威尔的父母决定卖掉农场”。这一决定,对拥有农场、习惯农场生活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抉择。威尔的父亲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本耶普农场,对澳大利亚乡村有着特殊的眷恋。就像威尔父亲所说的那样,尽管“我十分怀念拖拉机的生活,不要责备我,但我不会后悔,现在我喜欢城市生活,只是农场生活是我血液里的一部分,很难彻底忘记”。流淌在他血液里的一部分就是澳大利亚梦想中的农场梦。

显然,威尔的父母为了威尔的康复,付出了他们的所有。首先,在经济上,威尔的父母倾尽其囊,坚定威尔自闭症一定可以康复。为了威尔,他们不顾蒙蒂的感受,将农场卖掉,举家搬到珀斯,因为那里“威尔可以更好地得到早期干预,并且那边的学校也有更多的服务自闭症患者的资源”。不仅如此,威尔的父母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父亲甚至为此感到愧对蒙蒂,“真的对不起你,我们实在没办法在经济上支持你(购置农场),自从搬到珀斯以后,我们就没什么积蓄了”。从中可见,自闭症患者给家庭带来的伤痛有多深。其次,坚定信心,从生活上对威尔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威尔的父母尝试了一切可能治疗方案,并坚信威尔一定可以康复。自威尔3岁被确证为自闭症患者到威尔25岁基本康复,珍妮和斯图亚特夫妇除了前文提及的家中“餐桌上的容器总是整齐地排列着,食品柜里的容器也按大小顺序排列,并且标签都一致朝外,看起来就像艺术品”外,家中播放的音乐也都特别留意,“威尔受不了古典音乐之外的任何音乐”,并且他们每次外出都要

考虑“威尔对食物的挑剔”。22年如一日的精心呵护可以想象威尔父母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牺牲,也可以看出他们康复威尔自闭症的梦想是多么坚定!此外,为了有效治疗威尔的自闭症,母亲珍妮甚至开始关注一些非常规治疗方案。“父亲斯图亚特确保威尔接受了所有传统的、科学的治疗方案,而母亲则关注其他一切可能的方案,如芳香疗法、改变饮食习惯等,后来还试了阅茶法,命理学,占星术,手相等等,只要能说出名字的,珍妮几乎都尝试过。”

没有人可以忽视梦想的力量,正是威尔父母的执着与坚定使得威尔自闭症康复颇为顺利。有一天,母亲对实现了农场梦后前来看望威尔的蒙蒂自豪地说,“你不在的这些年,威尔的进展非常好,他现在可以操作吸尘器了”,这让蒙蒂很是震惊,“记得小时候,吸尘器的噪音每次都会让威尔崩溃”,不仅如此,当“菲斯穿过厨房去给他一个拥抱,威尔的反应很是呆板。但菲斯已经很开心威尔可以接受她的拥抱了”。威尔没有拒绝拥抱的这一进步让她很是开心。要知道这样一个在正常人看来最为平常的行为,威尔却经历了20多年的努力。对孩提的威尔来说,乘坐公交车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小说最后,威尔却带着同是自闭症的女朋友碧帕独自坐了两小时的公交车来到蒙蒂的农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饭后威尔和碧帕甚至主动要求洗碗,蒙蒂看到“他俩在厨房低声耳语,时而互相往对方身上抛洒肥皂泡有说有笑,曾经的威尔,要是有人对他这么做,他的惊恐足以将房屋震塌”。蒙蒂意识到父母多年努力的回报。

面对威尔的自闭症,他们父母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他们变卖祖辈生活的农场、20多年如一日呵护威尔的情绪、想尽一切办法,尝试各种治疗方案最终康复了威尔的自闭症,让人感动不已。这一切让读者深深感知作为自闭症患者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伟大。但是作者创作意图显然不仅仅在传递作为自闭症父母的伟大和不易,而是表达了对澳大利亚西部乡村自闭症问题正成为困扰宁静安详乡村

①Sales, E. “Family Burden and quality of lif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Supplementary 1), 2013(1):33.

②Lock, Robin H. “Examining the Need for Autism Sibling Support Groups in Rural Areas.” *Rural Special Education Quarterly*, 2009(4):21.

③Lock, Robin H. “Examining the Need for Autism Sibling Support Groups in Rural Areas.” *Rural Special Education Quarterly*, 2009(4):21.

生活的深层忧虑。

尽管,小说中作者以简单、浪漫的梦想方式解决了隐藏在文本背后威尔的自闭症,但威尔的女朋友碧帕,西蒙的外甥等自闭症患者的无声存在都默默言说着这一问题的不简单。威尔大部分时候都是文本中的隐性存在,直到最后自闭症基本康复后才出现,这正是作者的别具匠心之处。从被凝视的“他者”到最后走进观众视野,威尔历经了22年时间。换言之,自闭症患者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始终处于不被关注或者被凝视的隐性生存空间,只有康复后才有资格走进读者视野!这部表面上以爱情与梦想为主要情节推动的小说,如果不拓展到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就难以捕捉作者深入自闭症这一隐性生存群体空间背后所揭示的深刻社会问题。反之“如果把视野拓展到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我们就能发现文学阐释的新天地,就能看到‘作品更加复杂深刻和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①,小说中,只有透过浪漫爱情情节推动背后关于自闭症患者的隐性叙事,我们才能体会作者将严肃社会问题纳入文学文本考量的匠心之处^②。

四 结语

小说《乡村梦想》是一部关于梦想的浪漫小说,在浪漫的完美结局下落下帷幕:蒙蒂凭借努力实现了农场梦;菲斯为威尔成功举办慈善活动,实现了慈善梦;威尔的自闭症在父母和菲斯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康复,并且收获了爱情。但在浪漫爱情和梦想实现的背后,作者更多的是对澳大利亚乡村自闭症问题的关注。小说中,威尔一直处于“隐性”生存空间,处于被他人凝视的失声之境,因而没有人能感受自闭症患者的苦痛。这是作者隐藏在美好浪漫爱情背后始终没有发问,但始终牵扯着读者阅读神经的严肃问题。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关于自己的故事既为时代见证,也是历史记忆。”^③琼斯笔下的威尔一如“自闭症患者往往都是智商超高,怀有一定理想的人”^④,但有着难以名状的内心伤痛。威尔、威尔女朋友碧帕、西蒙的外甥这些隐约穿梭在文本中的自闭症患者表明自闭症患者已经成为一个隐性生存群体,已然成为困扰澳大利亚丛林乡村宁静安详生活的社会问题,社会和政府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刻不容缓,作家琼斯以文学切入社会问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人文担当。

A Study of Autism in Rachael Johns' *Outback Dreams*

ZHANG Jia-sheng^{1,2} & LIN Bao-qi²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Ji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Outback Dreams* is her another newly published Australian country romantic novel by Rachael Johns. It is well welcomed by readers upon publication as a series of her focus on rural love and dream. For another, the reason for the novel to stand out from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rural literature lies in its subtle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is, there lies a hidden narration of autism under the superficial love story, which focuses on Will's influence on his parents and his brother as an autism victim. It is even worse in Australian outback. Rachael John constructs a romantic love and dream story, meanwhile, she also shows her deep concern towards the rural autism victims—a disadvantaged group, which indicates h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oral concerns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Key words: Australia; Rachael Johns; *Outback Dreams*; Autism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申丹:《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②汪介之:《外国文学研究:理论的困扰与批评的呼唤》,《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③杨金才:《文本杂糅背后的历史隐喻——论麦凯恩《舞者》的叙事策略》,《外国文学》2016年第5期。

④Johns, Rachael. *Outback Dreams*. Sydney: Harlequin MIRA, 2013, p. 5.